

熱點聚焦

後疫情時代美中朝三邊關係可能發展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the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US, China and North Korea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趙文志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

chao10072001@gmail.com

壹、前言

COVID-19 疫情帶給國際社會許多挑戰，然而國際關係的發展與情勢並沒有因為疫情的爆發而暫時停歇，反而隨著美中關係的惡化以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顯的更加緊張與令人擔憂。東亞地區原本就面臨著錯綜複雜的區域情勢變化，其中朝鮮半島問題也仍然在疫情中不斷演變。北韓為了抗議美國與南韓的聯合軍事演習以及對北韓的敵對行為，¹持續透過發射彈道飛彈與長程火箭反制美國與南韓的行動。也因此，在北韓核武問題上，其中最關鍵行為者：朝鮮、美國與中國大陸三者關係與互動情況，也牽動著東北亞乃至印太地區安全局勢的發展。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與評論在隨著疫情日漸穩定後的東北亞安全局勢中，美國、中國大陸以及朝鮮三邊關係的可能發展。特別

¹ 在本文「朝鮮」與「北韓」將視需要交互使用，「中國」與「中國大陸」亦同。

是這三邊關係發展也牽涉著外部結構的變化，因此，本文首先會討論此區域的外部環境與結構演變情況，緊接著在此外部環境結構下，分析三方各自的戰略思考為何？藉此來推論後疫情時代，美中朝三邊關係可能走向與博奕。

貳、後疫情時代美中朝三邊關係的外部環境

二戰結束後，在東亞地區的外部結構環境一直是在美國主導下發展。從過去美蘇對抗的兩極體系，美國試圖建構圍堵共產主義勢力的防線，到冷戰結束美國一超多強體系，展開以經貿促進和平與穩定的亞太安全，再到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後，可能形成「G2 體系」的對中國激烈競爭。事實上，美國對東亞的國際環境始終扮演著主導性的力量，但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影響力日增，面對東亞議題，美國也日漸無法行使過去那樣強大的單獨影響力，必須考慮中國立場與態度，在許多議題上，美國要尋求中國的合作與協助。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一度將其戰略重心放在追擊賓拉為首的恐怖組織身上，但隨著賓拉登身亡後，美國才發現在「追擊賓拉登」的日子中，在亞洲的中國大陸已日益填補美國過去留下來的全力真空。歐巴馬政府上任後意識到這樣的發展趨勢，並開始進行戰略的調整，將戰略中心移往亞洲。

但此一調整並沒有辦法阻擋中國不斷上揚的國力與日益增加的影響力。再加上，一連串的是件，更加讓美國「醒悟」中國以非「過去」認知的中國，例如，對內上，中國共產黨強化對民眾的控制與異議聲音的壓制，香港反送中、新疆維吾爾族教育營等強勢作為都違反美國所持有的價值觀；在對外上，隨著中國不斷提出各項強國目標、強調要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中國夢，同時在南海、釣魚

台、中印邊界、臺灣問題以及與澳洲提出新冠疫情源頭調查而對澳洲進行制裁等問題上的強勢作為與態度，讓美國朝野意識到，過去對中戰略與政策是失敗的，協助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進而帶動中國經濟成長，非但沒有促使中國走向民主化、擁抱人權，反而強化中國共產黨極權獨裁統治，同時進一步要超越美國，挑戰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乃至可能改變美國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起來的自由國際體系與秩序（雖然中國不斷公開否認這樣的指控，但顯然美國朝野政界已經這樣為中國的行為定性與定調了）。

這讓美國警惕並且意識到要嚴肅而認真的對待此事，同時也採取所有可能的作為應對中國所帶來對美國國際領導者地位的挑戰以及對美國所堅持自由民主價值與生活方式的侵害。也因此，從歐巴馬開始，其從制度面與建制手段回應中國，以「重返亞太」做為歐巴馬的戰略選擇，到了川普時期，川普上任後，美中之間的競爭關係進一步開始白熱化，這讓東亞地區的權力互動狀況產生巨大改變。川普雖然不走建制派的路線，但「對抗」的想法與歐巴馬並無二致，雖然戰術不同，但民主共和兩黨修正過去的「對中戰略」是相當明顯，就是應對中國對美國的挑戰。也因此，川普採取直接而猛烈的貿易戰應對中國在經濟上對美國的挑戰，其次在外交、軍事乃至科技上全面性的與中國對抗。

到目前，民主黨拜登上台後，非但沒有改懸更張，甚至延續川普時期的許多作為，同時加大了對中國在科技上的圍堵與遏制。也因此，東亞地區的外部結構正陷入美中之間激烈的「競爭」。雖然拜登政府強調與中國該合作的地方合作，該競爭的地方激烈競爭，但總體而言，東亞地區外部環境與結構，還是競爭大過合作。這樣的外部環境也讓美中朝三邊關係陷入另一個緊張的局面。

參、美中朝三邊關係下各自之戰略考量

一、美國

對美國而言，對中關係在拜登政府已經定調維持與中國的「激烈競爭」關係下，該競爭的時候競爭，該合作的時候合作。這顯然是考量到彼此互賴程度與美國在許多面向上仍須要中國的合作與協助方能達到所設定的目標，例如朝鮮半島無核化議題。因此，對中國戰略就不能（無法）採取如冷戰時期的全面對抗，而只能控管在「激烈競爭」的範圍內。所以美國的戰略考量就是將雙邊關係維持在競爭中有合作的局面。然而，在對朝關係上，面對朝鮮頻頻試射彈道飛彈與長程火箭，美國無法忽視這樣的挑釁。

對美國來說，維持朝鮮半島無核化與穩定是其最大利益，試圖破壞這樣的穩定，美國必須堅定回應，一方面給挑釁的一方進行嚇阻，另一方面，也讓在此區域的盟邦感受到美國堅定的立場與領導力，讓盟邦感受到在美國的領導下，與美國進行合作，安全可以獲得確保。因此，美國必須透過軍事行動回應朝鮮這些挑釁行動，以產生嚇阻力以及領導力，以免北韓誤判情勢與鞏固同盟國家的信心。也因此，美、朝關係勢必將會維持口頭上相互較勁、行動上一方挑釁、一方軍事回應的緊張狀態。

二、中國

對中國而言，在美中目前激烈競爭外部環境框架下，持續支持北韓，讓北韓作為中國的緩衝區符合其最大利益。對中國而言，朝鮮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就一直扮演著中國面對美國戰略壓力的戰略緩衝區，其自二戰結束以來透過不斷經濟援助維持與朝鮮的密

切關係，讓兩國共同抵禦來自美國壓力。隨著川普上任開始，雙邊衝突日漸白熱化，中國大陸就更需要朝鮮分攤來自美國的戰略壓力。也因此，持續支持朝鮮，維護金正恩政權的存續，讓朝鮮成為美國無法忽視的「麻煩」，是中國戰略利益之所在。

此外，擁有對朝鮮重大影響力，也讓美國在對中國進行戰略施壓時，必須考量到中國大陸在北韓核武問題上所能扮演的角色，進而讓美國有所顧忌。也因此，中國大陸對朝鮮勢必更加關注其穩定性，以及提供必要支援以維護兩國關係，讓朝鮮金氏政權不至於崩潰，以作為中國大陸維護自身利益與減輕戰略壓力的重要屏障。在對美關係上，維持鬥而不破，持續利用北韓核武問題，讓美國產生對中國的依賴，藉此減緩美國對中國施壓是戰略上的重要思考。

目前兩國在美國「主動」挑起激烈競爭下呈現緊張關係，對中國來說既要「保持國格」不能示弱，同時也要控管不能失控，才能符合中國大陸最大利益。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說，利用朝鮮讓中美維持「鬥而不破」，維護中國利益是在應對美方壓力的重要思考。

三、朝鮮

對朝鮮而言，面對來自美國的威脅，首先強化自身軍備是一條必須走的道路，只有透過自身軍事力量的強化才能很大程度確保自身的安全。同時也可以爭取更多談判籌碼。也因此，持續試射導彈展現朝鮮軍事力量，讓朝鮮維持不可侵犯地位是重要，甚至起碼讓其「敵人」不敢輕舉妄動，這是朝鮮必須做的戰略選擇。

其次，利用目前外部美中衝突的環境，爭取中國大陸對朝鮮支持的力道，與中國站在一起對抗美國這個共同的敵人，是朝鮮要採取的另一項戰略選擇。雖說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就是朝鮮最大支持

者，但在中美關係和緩時，美國對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施壓朝鮮在核武問題上進行讓步，也帶給朝鮮一定戰略上的壓力。也因此，此時美中關係惡化的「戰略機遇期」，取得中國進一步支持與支援，亦是第二項朝鮮需要採取的戰略作為。

第三，則是對美國採取對抗的作為。一方面藉由對抗美國獲得談判籌碼，另一方面也藉由升高緊張態勢，維持「恐怖平衡」，讓美國不敢輕舉妄動，進而確保朝鮮的安全。

肆、結語

由以上可以得知，在後疫情時代下，由於中國日益在各方面採取強勢作為，同時展現出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態勢，讓美國朝野政黨共同意識到中國是美國接下來幾十年內最大的挑戰者，必須嚴肅認真的看待這一個「紅色中國」對美國所建構的國際秩序與體制可能的接管與改變。因此，從結構的觀點來看，東亞地區的外部環境呈現出美中全面性的競爭緊張格局與結構。

在此外部格局與結構中，美中朝三邊關係在各自戰略考量下，將會呈現一種中朝合作共同應對美國壓力的一種三邊關係。一方面朝鮮需要中國支持以維繫自身的安全與存在，另一方面中國也需要在美中激烈對抗下，朝鮮作為分散美國戰略壓力與緩衝區的作用。所以在相互需要彼此情況下，中朝雙方仍將持續合作共同應對美國帶來的挑戰。

對美國來說，美國此時需要同時應對來自中國與朝鮮所帶來的挑戰。從戰略的角度來看，為了維護美國的領導地位，一方面美國要跟中國激烈競爭，避免其的領導地位與所建構的自由國際秩序受到侵蝕乃至被中國大陸取代；另一方面美國也需要透過軍事演習手

段回應北韓試射飛彈的挑釁以鞏固東亞地區安全以及盟邦之間的領導信譽。這樣的戰略考量，使得三邊關係仍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的博弈與緊張狀態。

